

王者觉仁·作品 | 李学勤·总顾问

一个民族能否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尊敬，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修养水平。其中扩大全民知识面，尤其是对自身民族历史的了解和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上最权威的史学著作——《历史中国》系列丛书，以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述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这套未附录该时间段的简编年谱，是一部信息量巨大的百科全书，通俗历史读物。

快乐接受历史知识，全面揭开历史中国真相。

原来是这样

581—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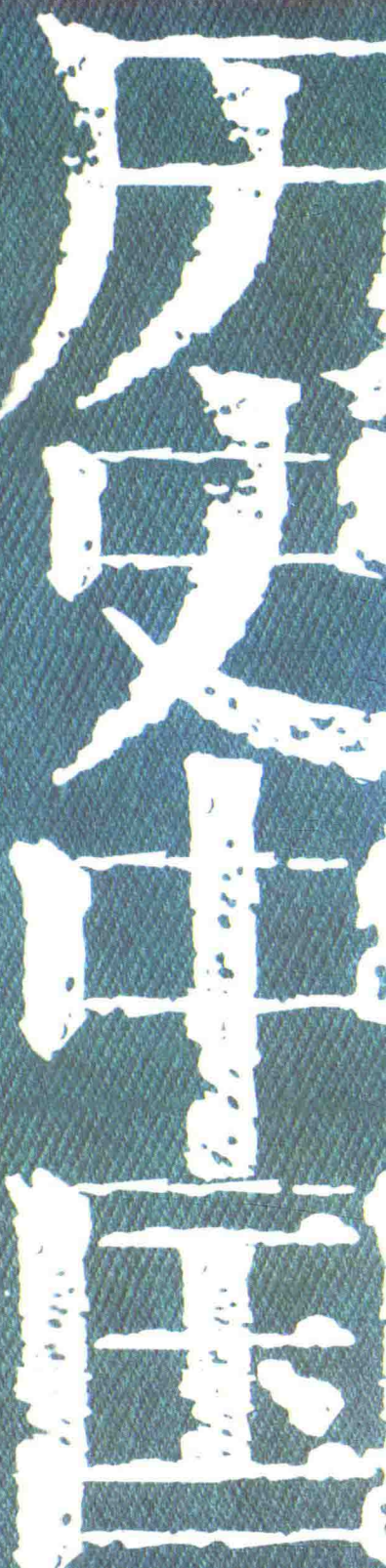


《历史中国》以翔实的历史叙事文本忠实呈现大历史的丰满细节，凸现历史中大众所知的隐秘性，深挖历史多面性，给今人以启迪，掀起新一轮的读史风暴。堪称一部中国历史精品之作。《历史中国》是中国历史百科全书，重印及再版率最高的历史书，家庭收藏、馈赠亲友、学生热读、国人留给子孙后代的传世之书。

中国人留给子孙后代的传世之书，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强国，文化兴国，读《历史中国》，快乐接受中国历史，开阔眼界，启发智慧，提高修养，培养民族自信，民族自尊和爱国热情，为这一代人更好地投身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增加原动力。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再版率最高的历史书





隋 原来是 这样

王者觉仁 作品

(581—6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原来是这样 / 王者觉仁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143-4352-6

I. ①隋…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隋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3253 号

隋原来是这样

作 者	王者觉仁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352-6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001	一 秉承天命的官二代
007	二 权力旋涡中的勋贵子弟
012	三 潜龙勿用
019	四 首辅是怎样炼成的
025	五 杨坚摄政：从国丈到丞相
032	六 三方之乱
038	七 大隋开国
045	八 功臣谋反案
051	九 北方的狼烟：平定突厥
058	十 陈朝的丧钟
062	十一 平灭陈朝，一统海内（上）
067	十二 平灭陈朝，一统海内（中）
074	十三 平灭陈朝，一统海内（下）
080	十四 魔鬼与天使：杨坚的帝王术
084	十五 一代雄主的严重缺陷
091	十六 风云再起：江南、岭南之乱
096	十七 危险的仕途
104	十八 苛酷的法网
111	十九 边塞烽火：不安分的突厥
117	二〇 元勋末路：隋朝的员工不好当（上）
122	二一 元勋末路：隋朝的员工不好当（下）
128	二二 杨广的“道德秀”

133	二三 夺嫡进行时	100
139	二四 杨勇：从太子到废人	100
146	二五 杨素：政治变局的操盘手	0
155	二六 杨广“弑父”真相	010
161	二七 杨谅起兵	020
166	二八 骨肉相残的悲剧	020
171	二九 恶之花：杨广的“大业”	020
176	三〇 经略四夷：大国的虚荣（上）	
181	三一 经略四夷：大国的虚荣（下）	
187	三二 盛世蓝图上的小小斑点	020
193	三三 惨重的失败：一征高丽	020
199	三四 疯狂的战车：二征高丽	020
204	三五 杨玄感叛乱	020
211	三六 杨广的自慰：三征高丽	030
215	三七 雁门之围：惊魂三十三天	
220	三八 天下无贼	020
224	三九 李密：穿越生命的细管	020
229	四〇 瓦岗的新任大佬	020
234	四一 杨广的鸵鸟术	020
240	四二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247	四三 翟让之死	020
255	四四 江都政变	020

262	四五 “轻薄公子”的摄政之路
267	四六 后杨广时代的逐鹿游戏
273	四七 英雄末路：瓦岗的覆灭
279	四八 李密之死
286	四九 最后一个影子朝廷
291	五〇 来世不生帝王家
296	附录：隋朝年谱

一 秉承天命的官二代

寺院本是清修之地，可这年夏末的一个夜晚，关中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境内的般若寺，却显得有些忙碌和不同往常。般若寺是一座尼寺，在重檐复宇的三进大殿背后，有一排僻静素雅的尼众禅房。若是平日此时，尼众们肯定都已熄灯就寝了，因为次日还得早早起床做早课。可这天晚上，禅房里却灯火通明，只见一群官宦人家的婢女和六七个女尼正忙里忙外，进进出出，脸上无一例外地带着紧张的表情。

其实也无怪乎她们紧张，因为一向庄严清静的这座般若寺，此刻却变成了临时产房，准备给一位临盆的贵妇接生。从禅房紧掩的窗户中，不时传出产妇剧痛之下的呻吟，那令人揪心的声音一下一下敲击着尼众的耳膜，仿佛是在告诉她们：出家纵有万般清苦，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躲过每个俗世妇人必经的这一劫。

产妇的呻吟很快就转成急促而干哑的嘶喊，显示出那个即将投奔人间的小生命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约莫半炷香的工夫后，产妇的嘶喊在最后的爆发中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初生婴儿异常嘹亮的第一声啼哭。

这个婴儿就是杨坚。

他出生的这一天，是西魏大统七年阴历六月十三，时当公元541年。

这一年，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与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还在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多年来，这对你死我活的冤家你来我往、缠斗不休，大大小小数十百战，都想把对方一口吞掉，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一年，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还在佛教信仰的世界里痴迷不返，屡屡把身为皇帝的职责抛诸脑后。十几年来，他不近女色，诵经茹素，还先后“舍身出家”两次（不久还将陆续出家两次），每次都把大臣们搞得六神无主，最后只好捐出巨资将他赎回，

可他却浑然忘我，乐此不疲，誓将这场“皇帝菩萨”的出家秀进行到底。

这一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正在雄心勃勃地进行着针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试图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可就在他的梦想刚刚展开之际，属地埃及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疫情迅速蔓延到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席卷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其中仅君士坦丁堡就死亡八十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长期肆虐的大瘟疫使得东罗马的劳动力和兵力锐减，继而引发饥荒和政治动乱，从而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雄心。

这一年，已然在分裂和动乱中生活了三百多年（自东汉灭亡算起）的中国人，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对于无休无止的战争和恍如轮转的政权更迭，似乎早已见怪不怪，甚至习惯到了麻木的程度。作为普通老百姓，不管明天的城头又要变换哪一杆大王旗，只要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种，只要老婆孩子还有一口饭吃，这日子就可以照旧过下去，无所谓痛苦和伤感，也没什么追求和祈盼。

所以，大统七年（541）这个燥热难当的夏夜，在关中一隅的某座寺庙里，诞生了某个哭声嘹亮的婴儿，对于这个扰攘纷乱的世界来说，实在构不成任何意义。换言之，杨坚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哭喊，除了惹来附近村落的几声犬吠，骚扰了个把村民的夜半好梦，影响了寺中尼众的次日早课之外，恐怕就真的没什么了。假如这时候有人说，若干年后，这个男婴将终结三百多年的乱世，缔造一个统一的帝国，并且带给芸芸众生传说中的太平盛世，人们肯定都会当成笑话来听。

不过，般若寺中一位法名智迁的女尼并不认为这是笑话。恰恰相反，自打杨坚呱呱落地的这一刻起，她的目光就被襁褓中的婴儿牢牢吸引住了，同时心里不断响起一个神谕般的声音——这孩子定非凡人，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所以，当杨坚的母亲吕氏从产后的短暂晕厥中幽幽醒转时，就听见智迁尼师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诉她：“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隋书·高祖纪》）也就是说，这孩子大有来头，不能跟普通的孩子一样在俗世中养育。

据说，这位智迁尼师从小出家，戒行精严，尤其擅长禅观，也就是能在深入的禅定状态下观照宇宙世间的万事万物，因而“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验”（《佛祖历代通载》卷十）。现在，尼师对刚刚出生的这个孩子如此另眼相看，实在是让吕氏惊喜莫名。所以，她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智迁的要求——把孩子交给她抚养。

后来，杨坚刚刚满月，就被智迁尼师从吕氏身边抱走了。智迁将杨坚“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给他起了一个佛教法名“那罗延”（梵语，意为金刚力士），从此独

自承担起杨坚的启蒙教育工作，并一直把他培养到了十二岁。

在完全佛教化的教育环境中，杨坚的精神成长自然与世俗之人大异其趣。从懂事的时候起，智迁尼师就反复告诉他：你不是凡人，而是护法金刚转世，今生必当成就一番济世安民、弘法利生的伟业。她对杨坚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不啻于是对未来中国佛教的准确预言：“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日后，北周武帝宇文邕果然大举灭佛，“熔佛焚经，驱僧破塔”，而登基后的杨坚则大兴佛法，曾先后两次在天下各州兴建舍利佛塔达八十三处，而中国佛教也正是在隋朝至初唐之际臻于极盛。

智迁给予杨坚的特殊教育，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永难磨灭的烙印，并且赋予了他宏大高远的志向和抱负。多年以后，已然君临天下的杨坚每每回忆起这位非同寻常的女性，总会怀着无比敬仰和感激的心情，亲切地称她为“阿闍黎”（梵语，意为导师），并命史官为智迁立传，命画师将她与自己画一张合像，然后颁发天下，让大隋帝国的万千臣民顶礼膜拜。

尽管杨坚的母亲吕氏笃信佛教，也非常信任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迁尼师，但孩子出生不久便被抱走，感觉就像被剥夺了抚养权一样，心里难免有些酸楚和失落。当然，吕氏还是拥有“探视权”的。智迁不辞辛劳地把杨坚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亲自抚养，并不是为了隔绝她们的母子亲情，而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最严格也是最高质量的早期教育。

吕氏自然深知这一点。可饶是如此，每次去看望孩子，心里还是充满了难言的酸涩，每回离开更是恋恋不舍。直到有一天，吕氏无意中目睹了令她万分惊愕的一幕，才真正体会到——智迁将孩子“舍于别馆”的做法，是一种多么明智且用心良苦的选择。

那是杨坚出生不久的时候，吕氏去“别馆”探望孩子，抱在手里亲抚逗弄，可忽然间，她的眼前出现了可怕的幻觉，只见怀里的孩子突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露出一副张牙舞爪的龙的模样。吕氏大惊失色，下意识松开了手，连连退了好几步。孩子掉在地上，哇哇大哭。智迁闻声从外间跑进来，抱起孩子，看着张皇失措、惊魂未定的吕氏，淡淡地说了一句：“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

你把我们的孩子吓着了，害他要晚几年才可得到天下。

天可怜见，真正被吓着的其实不是襁褓中的杨坚，而是吕氏。那天她再也不敢伸手去抱孩子，并且一直愣在原地，许久没有回过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吕氏始终

心有余悸，每当再见到孩子，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心理障碍。当然，说这件事带给吕氏的纯是惊愕，也未必尽然。准确地说，吕氏的惊悸之中，其实包含了很大程度的惊喜。毕竟，这世上只有极个别的母亲，才能生出“头上长角，身上长鳞”的真龙天子。智迁尼师不动声色的那句话，其实也已经明白无误地向她泄露了天机。至于孩子为何经此惊吓就会“晚得天下”，则大可不必深究。因为“得天下”三个字才是重点，其他皆可忽略不计。

总之，“龙子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吕氏造成了困扰，但自此以后，她已经发自内心地认同了智迁的做法，相信自己的孩子确非凡夫俗子，所以必然要采取跟别的孩子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

杨坚在智迁的特殊教育下慢慢长大，无论是体貌特征还是性情举止，似乎都在逐步印证尼师当初所做的预言。史称，杨坚相貌与常人迥异，天生一副“龙颜”，具体特征是“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且手上有一个奇特的掌纹，细看分明是一个“王”字，而身材则是“长上短下”，亦即上半身较长，腿却比普通人短（据说这是帝王之相，比如刘备也是身长腿短，方能“两手过膝”）。除了外貌，杨坚的性格也与同龄人有很大差异：别的孩子成天活蹦乱跳，他却打小就庄重自持、沉默寡言。大约在十二岁以后，杨坚从女尼的“别馆教育”中毕业，进入西魏的官办学校太学就读。此时的杨坚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举止沉稳，不言自威，就连亲朋好友也不敢随便接近他。（《隋书·高祖纪》：“虽至亲昵不敢狎也。”）

杨坚与生俱来的种种天命征兆，与史书记载的其他帝王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肯定是不值一晒的。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则不难发现，即便围绕在杨坚头顶的种种天命预言和宗教光环并不符合唯物主义者眼中的客观真实，但只要当事人相信、认定其为真，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对他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从而潜移默化地成为他的人生目标，并推动他去实现它们。

换言之，古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科学精神固然弱于今人，但他们对神秘主义的笃信和热衷，却可以给他们带来心理学意义上的无穷妙用，并给他们的人生和事业注入强大的动力。这一点对杨坚来说也不例外。日后，当杨坚在北周朝廷的地位节节攀升并逐步成为手握大权的辅弼重臣的时候，从出生之日起便围绕着他的种种天命征兆，肯定会带给他无比强大的信心和能量，并推动着他去完成改朝换代、经天纬地事业。

以当下流行的成功学信条——“吸引力法则”而言，每个人每一天的所思所想，都在创造自己的未来。你心里最常想的是什么，最常把焦点放在什么事物上，这种事物就会被“吸引”到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人生。倘若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万法唯心造”“命自我立”“如是因得如是果”。而智迁给予杨坚的“济世弘法”的人生观，或者说杨坚从智迁那里获得的“天命在我”的信念，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吸引力法则。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总是把“物质决定意识”奉为绝对真理，事实上这样的论断正在遭受现代科学的质疑。比如量子物理学就认为，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宇宙，“所有被我们感知的一切，都是由意识所塑造的”（朗达·拜恩《秘密》）。由此可见，在人的意识深处，至今还隐藏着诸多不为我们所认知的现象，同时也蕴含着尚未被我们开发的巨大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唯心论或者说神秘主义，就不该被现代人全盘否定，而是值得我们用更加多元的眼光和方法，去重新考量和探究。

无论杨坚身上的种种帝王之相是否为真，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拥有比别人高得多的人生起点。毫不夸张地说，杨坚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据隋朝宗室自己的谱牒记载，其祖籍地是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市），并声称东汉名臣、官居太尉的杨震，就是杨坚的十四世祖。由于自汉代以降，弘农杨氏便是名闻天下的世家大族，所以后世许多姓杨的人往往喜欢冒认祖先，以此光耀门楣、自抬身价。而据有关学者考证，杨隋宗室出自弘农杨氏一说，实际上也是附会。不过，虽然杨坚的祖上和地望不像他自称的那么显赫，但是，从史籍可考的杨坚的六世祖杨铉以下，杨氏历代皆为官宦则是不争的事实：杨铉官至北平太守，子杨元寿官至武川镇司马（武川，今属内蒙古，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后代子孙便世代居住于此；杨元寿生子杨惠暕，官至太原太守；杨惠暕生子杨烈，官至平原太守；杨烈生子杨祯，官至宁远将军；杨祯因战功卓著，死后追赠“柱国大将军”，其子杨忠，就是杨坚的父亲。

西魏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最高阶设置八个柱国大将军，即宇文泰、元欣、李弼（李密曾祖）、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李虎（李渊祖父）。按府兵制规定，宇文泰位总百揆，是最高军事统帅；元欣是西魏宗室，仅为挂名性质；余下六个柱国，每人统率两个大将军，共计十二人；每个大将军统率两个开府，二十四开府下辖

全国一百个军府。十二大将军分别是：元赞、元育、元廓、宇文导、侯莫陈顺、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宇文贵、贺兰祥、杨忠、王雄。

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大多是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他们既是西魏王朝的中流砥柱，也是宇文泰逐鹿天下的军事资本，更是宇文家族日后篡魏立周的佐命功臣。以他们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被陈寅恪先生命名为“关陇集团”），对当时和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杨忠作为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在西魏、北周的权势和地位自不待言，对杨坚的荫庇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显赫的官二代背景，十二年特殊而严格的宗教教育，加上两年太学的深造，把杨坚打造成了一个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贵族少年，也使他成长为最符合关陇集团标准的后备人才。难怪当时西魏的实际掌舵者宇文泰只见过他几面，就对他大加赞叹，称：“此儿风骨，非世间人！”（《北史》卷十一）

西魏恭帝元年（554），年仅十四岁的杨坚从太学毕业，被授予京兆府功曹的勋职，开始登上西魏的政治舞台。十五岁，因父亲杨忠攻取南朝的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立下战功，杨坚又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之勋官，封成纪县公。十六岁，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衔。

尽管这一系列勋位和爵衔都属恩荫和荣誉性质，并无实际职权，却都是贵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也是杨坚作为关陇集团后起之秀的“资格认证”。有了这些勋位爵衔，总有一天，杨坚能从父亲杨忠那里继承所有的世袭利益和政治资源。换句话说，此时的杨坚虽然还没有正式踏上仕途，但是一条前程似锦的星光大道，已经确凿无疑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关陇集团内部非常流行政治联姻，亦即通过子女通婚的方式，加强彼此的利益联结和情感纽带。其中，西魏八柱国之一、大司马独孤信就是一位著名的“纽带人物”。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嫁给了李虎（八柱国之一）的儿子李昉（李渊之父）；而七女独孤伽罗（梵语，意为香炉木），则大约在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末，由独孤信和杨忠亲自主婚，许配给了杨坚。

独孤信与杨忠都是武川人，两人自幼便是好友，从北魏末年起，杨忠便追随独孤信南征北战，两人称得上是过命的交情，如今再加上这桩婚事，双方的关系自然更为紧密。独孤信一直以来都是杨忠的顶头上司，眼下在西魏朝廷的地位也比杨忠高得多，所以，杨坚能够成为独孤信的乘龙快婿，对其未来的政治前程无异于锦上添花。

然而，就在杨坚和独孤氏成婚不久，西魏帝国突然间风云变幻，一场改朝换代的

政治动乱迅速把独孤信和杨忠这两个家族推入了权力旋涡之中。原本一帆风顺、前程似锦的杨坚，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血腥和残酷，以及鼎革之际高层博弈的云波谲诡与惊心动魄……

二 权力旋涡中的勋贵子弟

556年阴历十月，西魏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一代枭雄宇文泰猝死于北巡回京途中。由于担心自己的几个儿子过于年轻，缺乏军功和政治号召力，宇文泰不得不在临终之前，把朝政大权交给了他一向赏识的侄子宇文护。

宇文护虽属关陇集团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多年来一直得到宇文泰的大力栽培，但资历和功勋毕竟不如“八柱国”这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当时，尚存的西魏八柱国除了宇文家族外，还有五家，即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宇文护深知，仅凭宇文泰的口头遗命，他肯定镇不住这些元勋大佬，所以，必须在他们中间物色一个政治同盟和利益代言人，才有可能顺利执掌权柄。

宇文泰死后数日，未及下葬，西魏高层便匆忙举行会议，商讨新的执政人选。不出宇文护所料，其时“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资治通鉴》卷一六六）。不过，早在举行会议之前，宇文护就已私下取得于谨的支持，与他达成了利益共识。因此，在会上，于谨不仅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力挺宇文护的声明，而且屈尊俯就，当场向宇文护叩拜如仪，宣誓效忠。众大佬见状，不管心里服不服，表面上也只能做做样子，跟着于谨行叩拜之礼。于是，宇文护正式接过宇文泰的权柄，成为西魏王朝的实际掌舵者。

然而，关陇集团的高层博弈并没有就此终结，而只是刚刚开始。

对于晚生后辈宇文护的强势上位，五柱国的反应各不相同：于谨最先倒向宇文护，第一时间与他结成了利益联盟；李弼和侯莫陈崇的态度不甚明朗，属于骑墙派；赵贵则是最坚定的反对派，“自以元勋佐命，每怀快快，有不平之色”（《周书·赵贵传》）；至于独孤信，则更有理由对宇文护心生不满。

首先，独孤信和赵贵一样，自认为跟宇文泰是平辈，所以对宇文护的专权揽政

“皆怏怏不服”，不愿向其低头；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独孤信曾经在宇文家族继承人的问题上，与宇文泰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众所周知，独孤信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在独孤信看来，宇文毓就是宇文泰当然的继承人，一旦宇文家族代魏自立，他独孤信就成了国丈，在朝中的地位将无人可以比肩。然而，独孤信忘记了一点：宇文毓虽是长子，但宇文泰的嫡子是年少的宇文觉。而宇文泰为了防止独孤信将来以外戚身份揽政，便把继承人（世子）的位子给了宇文觉。在这件事情上，独孤信虽然没有当面表示不满，但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如今，宇文觉又在宇文护的拥立下登基，这就意味着宇文毓从此与皇位绝缘，作为丈人的独孤信自然不会有好心情。所以，尽管独孤信不像赵贵那样怒形于色，可他对宇文护的不满是不言而喻的。

元勋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让宇文护意识到，纵然辅政大权已经到手，却不等于从此高枕无忧。而且，从法理上讲，八柱国同朝为臣，相互之间属于平行关系，其他柱国并不必然要对宇文家族唯命是从。当初大家拥护宇文泰，是因为他的能力、功勋和威望确实无人可及；如今宇文泰已死，宇文护要想彻底而长久地驾驭诸位大佬，不仅实力不足，更缺乏制度保障与政治上的合法性。是故，宇文护现在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宇文泰为之奋斗多年却出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跨出的那一步——篡魏。

只有篡夺西魏皇权，建立新朝，宇文家族才能名正言顺地凌驾于其他柱国之上，而宇文护也才能以摄政大臣的身份雄踞关陇集团的权力之巅，并长久把持帝国的实际统治权。

556年阴历的最后一天，亦即这一年除夕，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退位，并于次日即新年第一天，扶立宇文泰世子宇文觉（时年十六岁，是为北周孝闵帝）登基，正式建立了北周帝国。

同日，宇文护以明升暗降的手法，表面上把李弼、赵贵、独孤信奉为三公，实际上却取代了独孤信的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之职，把兵权牢牢抓在了手中。紧接着，宇文护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引五柱国中的于谨、李弼、侯莫陈崇共同“参议朝政”，把他们拉进了自己的阵营，同时把反对他的赵贵和独孤信排除在了权力核心之外。

宇文护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进一步激起了赵贵的愤怒。赵贵旋即与独孤信密谋，准备发动政变除掉宇文护。到了约定日期，赵贵打算动手，但生性谨慎的独孤信却感觉时机不成熟而阻止了他。稍后，政变密谋不知何故竟被时任盐州（今陕西定边

县)刺史的字文盛获知,宇文盛立即入京告发。宇文护遂先发制人,在赵贵上朝之时将其捕杀,并以同谋罪名罢免了独孤信的职务,将其勒归私第,不久又逼令其在家中自杀。

赵贵和独孤信之死,意味着宇文护已经举起了铲除政敌、杀戮立威的屠刀,这对于以独孤信为首的势力集团显然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信号。而杨忠是独孤信的嫡系,杨坚又是独孤信的女婿,如此紧密的关系,自然不能不引起宇文护的猜忌。换言之,北周王朝建立伊始,杨忠父子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高层权力斗争的漩涡。

此刻,无论是久经宦海、政治经验丰富的杨忠,还是初出茅庐、从未见识惊涛骇浪的杨坚,都必须韬光养晦,谨言慎行,白天夹起尾巴做人,晚上睁着眼睛睡觉。这不仅对于杨忠父子,而且对于所有独孤集团的人来讲,都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生存策略。

然而,总有人愿意冒着杀头族诛的危险,贸然挑战宇文护的权威。

就在独孤信被逼自杀的短短数月后,功高勋重的李远家族,便再次因密谋反对宇文护而遭到残酷清洗。李远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此时已升任柱国(但含金量与西魏柱国已不可同日而语),早年长期追随独孤信征战沙场,和杨忠一样,都是独孤信手下的得力干将。当初,宇文泰在继承人问题上当众逼迫独孤信表态,就是这个李远挺身而出,用巧妙的方法帮独孤信化解了危局,称得上是独孤信最重要的亲信之一。

独孤信死时,李远正坐镇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远离朝廷,原本是不会轻易被宇文护瞄上的,可不幸的是,他有个儿子叫李植,几年来一直在宫中担任机要职务,属于皇帝近臣。而在宇文护正大力铲除异己的时候,置身于权力中枢无异于置身屠刀之下——李远的家族之祸,便是因李植而起。

宇文护总揽大权,少帝宇文觉只是个傀儡,这样的局面令李植无法容忍。因为皇帝无权,像他这样的年轻侍臣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当时,李植的同僚孙恒、乙弗凤、贺拔提等人,都和他一样深有同感,常为此愤愤不平。终于有一天,李植等人再也按捺不住,便一起向少帝进言:“护自诛赵贵以来,威权日盛。谋臣宿将,争往附之,大小之政,皆决于护。以臣观之,将不守臣节,愿陛下早图之!”(《资治通鉴》卷一六七)

少帝宇文觉虽然是被宇文护拥立的,但他生性刚烈,不甘受人摆布,对宇文护的专权也早已心怀愤懑,一听此言正中下怀,遂命李植等人暗中部署,准备找机会除掉宇文护。李植为了加强政变集团的力量,又把计划透露给了一个叫吴光洛的侍臣,打

算拉他人伙。可李植万万没想到，吴光洛其实是宇文护安插在宫中的眼线。

很快，宇文护得到密报，立刻采取措施，将李植和孙恒外放为地方刺史。他没要这两个年轻人的脑袋，并不是一时心软，手下留情，而是想引蛇出洞，把所有可能参与政变密谋的人引出来，最后再一网打尽。

李植和孙恒被贬后，乙弗凤等人大为恐惧，遂仓促制订了一个政变计划，准备以少帝名义召集全体高官入宫赴宴，然后在宴会上一举诛杀宇文护。可是，计划刚刚订下来，吴光洛就第一时间报告了宇文护。宇文护随即命令禁军统领尉迟纲，以开会为由将乙弗凤等人召集起来，然后悉数逮捕，关进宇文护私宅。

同日，宇文护又命贺兰祥（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此时已升任柱国）勒兵入宫，胁迫宇文觉逊位。随后，宇文护召集所有高层官员，宣布废黜宇文觉，迎请时任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的宇文毓入京即位。满朝大佬面面相觑，却无人敢发表异议，最后只好异口同声地说：“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听！”（《周书·晋荡公护传》）

数日后，宇文护将乙弗凤、孙恒等人全部诛杀，并征召李远、李植父子回京。李远自知此行凶多吉少，犹豫多日，最后还是秉着“宁为忠鬼，不做叛臣”的信念慨然入朝。宇文护当着李远的面，命李植与宇文觉当庭对质，于是政变密谋就此公之于众。李远本来以为儿子是被冤枉的，至此才知他不但不冤，而且还是政变主谋，顿时绝望。宇文护当即下令，将李植和三个成年的弟弟李叔诣、李叔谦、李叔让全部处死，逼李远自尽，又将李远之兄李贤、弟弟李穆及其子嗣的官爵一律免除，贬为庶民。

同年九月下旬，宇文护诛杀废帝宇文觉，拥立宇文毓登基，是为周明帝。

在宇文护的铁腕整肃之下，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基本上被诛除殆尽，公卿百官纷纷依附。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不愿屈服。尽管不敢公然表现出任何抵抗姿态，但他们至少选择了独善其身，不向宇文护屈膝折腰。比如杨忠父子，就是属于这种既不对立也不依附的中间派。

对付这种人，宇文护自有他的手段。

差不多在宇文毓即位后不久，杨坚忽然接到朝廷的一道诏书，宣布授予他“右小官伯”之职，并晋爵为大兴郡公。此前，杨坚获得的那些官衔虽然从名字上看很拉风，动不动就是“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什么的，但仅能代表身份和地位，并无实权。而这次授予的官职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其实恰恰是手握实权、位居要津的